

燕山夜話

馬南邨 著

北京出版社

28

研究部

燕山夜話

馬南邨 著

北 京 出 版 社

1962年

燕山夜話

馬南邨 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東單麻線胡同3號）北京市平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張：3·插頁：2·字數：59,000

1961年8月第1版 1962年3月第3次印刷 印數：70,001—79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0071·586

定價：（6）0.26元

兩點說明

《燕山夜話》在《北京晚報》陸續刊登以後，出乎意料之外地得到了讀者們的熱烈支持。我收到許多充滿着友情的來信，不能一一作復，在這裡統統向大家致以衷心的謝意。我現在接受許多朋友來信中所提的建議，把已經發表的稿子，輯成一小冊，以饗讀者，並願借此機會，進一步征求大家的批評和其他意見。

應該說明，這個小冊子雖然沒有完全按照朋友們的建議，沒有把全部已刊的文章都收進去；但是刪掉的文章畢竟很少，絕大多數都保留下來了。又因為原先發表的時候，沒有制訂什麼計劃，缺乏全盤的安排，所以發表的先后次序很亂，內容也很雜，現在一看就覺得有稍加整理的必要。不過，這次整理除了有的文章刪去以外，也只是把文章大體排個次序，在文字上略加修改，引文重新核校一過，如此而已。這樣的做法未必就是好的，姑且試它一試。

我覺得重要的問題還在內容方面，迫切地希望朋友們多提出一些具體的要求。大家今後想要《燕山夜話》多

FV76/10

介紹哪些知識，多談論什麼問題，無妨開一個單子寄來，我將盡量按照大家的需要去努力。當然，我知道讀者中有黨、政府和軍隊的幹部，有許多教師和同學，有科學技術工作者，有文藝工作者，這些朋友的要求和工農兵群眾的要求仍然有所不同。《燕山夜話》本來的目的是為工農兵服務的。我們的黨、政府和軍隊的主要幹部，雖然都是工農兵出身和代表工農兵利益的幹部，為他們服務也就是為工農兵服務；可是，這些幹部同志們的要求畢竟不等於工農兵群眾的要求，而《燕山夜話》目前似乎又很難完全適應工農兵群眾的需要。根據這種情況，我今後將繼續努力做到，在某些方面適當地滿足具有相當文化水平的工農兵群眾的要求。

在這小冊子付印的前夕，特作以上兩點說明，對與不對，請大家指正。

馬 南 邨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日

目 录

生命的三分之一.....	1
不怕天.....	4
欢迎“杂家”.....	7
变三不知为三知.....	10
北京劳动群众最早的游行.....	13
賈島的創作态度.....	16
三分詩七分讀.....	19
楊大眼的耳讀法.....	22
不要秘訣的秘訣.....	25
少少許胜多多許.....	29
从三到万.....	32
大胆练习写字.....	35
“一无所有”的“艺术”.....	38
“初生之犢不怕虎”.....	41
珍爱幼小的心灵.....	44
說志气.....	47
交友待客之道.....	50

評《三十三鎮神头图》.....	53
爱护劳动力的学說.....	56
宇宙航行的最古傳說.....	59
粮食能长在树上嗎？.....	62
植物中的鋼铁.....	65
烂柯山故事新解.....	68
起死回生.....	71
堵塞不如开导.....	74
一个鸡蛋的家当.....	76
两座庙的兴廢.....	79
磨光了的金币.....	82
最現代的思想.....	85
“批判”正解.....	88

生命的三分之一

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，这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嗎？提出一个绝对的标准当然很困难；但是，大体上看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，看他对待劳动、工作等等的态度如何，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。

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，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，当他活着一天，总要尽量多劳动、多工作、多学习，不肯虚度年华，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。我国历代的劳动人民以及大政治家、大思想家等等都莫不如此。

班固写的《汉书》《食货志》上有下面的记载：“冬，民既入；妇人同巷，相从夜绩，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。”

这几句读起来很奇怪，怎么一月能有四十五天呢？再看原文底下颜师古做了注解，他说：“一月之中，又得夜半为十五日，共四十五日。”

这就很清楚了。原来我国的古人不但比西方各国的人更早地懂得科学地、合理地计算劳动日；而且我们的古人老早就知道对于日班和夜班的计算方法。

一个月本来只有三十天，古人把每个夜晚的时间算做半日，就多了十五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来，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嗎？

对于这三分之一的生命，不但历代的劳动人民如此重視，而且有許多大政治家也十分重視。班固在《汉书》《刑法志》里还写道：

“秦始皇躬操文墨，昼断狱，夜理书。”

有的人一听说秦始皇就不喜欢他，其实秦始皇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偉大人物，班固对他也还有一些公平的評價。这里写的是秦始皇在夜間看书学习的情形。

据刘向的《說苑》所載，春秋战国时有許多国君都很注意学习。如：

“晋平公問于师曠曰：吾年七十，欲学恐已暮矣。师曠曰：何不炳烛乎？”

在这里，师曠劝七十岁的晋平公点灯夜讀，拼命搶时间，爭取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至于繼續浪費，这种精神多么可貴啊！

《北史》《吕思礼傳》記述这个北周大政治家生平勤学的情形是：

“虽务兼軍国，而手不釋卷。昼理政事，夜即讀書，令蒼头执烛，烛烬夜有数升。”

光是烛灰一夜就有几升之多，可見他夜讀何等勤奮了。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

为什么古人对于夜晚的时间都这样重视，不肯轻轻放过呢？我认为这就是他们对待自己生命的三分之一的严肃认真态度，这正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。

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，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，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，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、工作以后，以轻松的心情，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。

不 怕 天

“天不要怕！鬼不要怕！死人不要怕！官僚不要怕！
軍閥不要怕！資本家不要怕！”

这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，由毛澤东同志所創辦和亲自主持的《湘江評論》，在創刊号上提出的振奋人心的口号。

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，首先是不怕天。只有天都不怕了，才能不怕鬼神，不怕一切反动势力；才敢于革掉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資本主义及其走狗帮凶們的命。

最近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編了一本《不怕鬼的故事》，好得很，它給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思想政治教育。这部书里收集的不怕鬼的故事中，其实也包含有不怕天的故事。

怕天，这是人类的一切神鬼观念的根源。因为对自然現象不了解，原始的人类才以为在冥冥之中有天神主宰一切。由于怕天，結果对一切神鬼都害怕。因此不怕鬼神的人，也一定不能怕天，也决不可怕天。

在《不怕鬼的故事》中，不怕天的故事也有十分突出的。比如，有一篇采自唐代裴鉶《傳奇》的，題目是《陳鸞鳳》。它描寫大旱的時候，老百姓到雷公廟去祈雨，毫無靈驗，陳鸞鳳大怒，一把火燒了雷公廟，並且把當地風俗禁忌的黃魚和豬肉合在一起吃，以激怒雷公，接着舞刀與雷公搏鬥，打敗了雷公，贏得了一場大雨。後來二十多年，每遇天旱，他就堅持這樣的鬥爭，都得到了勝利。

這是直接與天作戰的古代傳奇。像陳鸞鳳這樣的古代傳奇人物，不但可以算做勇敢的無神論者，而且應該算是反天命主義的猛士了。

古代反天命主義的思想很值得注意，最好有人也把它們收集起來，編成一本書，來教育人民群眾。《逸周書》上說：“兵強勝人，人強勝天。”這大概是最早肯定人能勝天的言論。荀子在《天論篇》中也說：“大天而思之，孰與物畜而制之；从天而頌之，孰與制天命而用之。”荀子是我國古代的一個唯物論者，他提出這種“制天”的主張，應該承認在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中是一種杰出的思想。在他以後，歷代還有不少思想家表示了同樣的見解。如林和靖在《省心錄》中說：“人以巧勝天。”這在某種意義上似乎是以肯定人能勝天為前提，而進一步比較具體地注意到要以巧取勝了。總之，天不可怕、人能勝天的思想是我國人民傳統思想中很有價值的一部分，我們應該繼承與發展它。

但是，要能够在实践中充分地表现出不怕天的精神，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今天，只有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，有了毛泽东思想做指导，彻底解放思想，这才能够真正不怕天。

欢迎“杂家”

無論做什么样的領導工作或科學研究工作，既要有專門的學問，又要有廣博的知識。前者應以後者為基礎。這個道理十分淺顯。

專門的學問雖然不容易掌握，但是只要有相當的條件，在較短時間內，如果努力學習，深入鑽研，就可能有些成就。而廣博的知識，包括各種實際經驗，則不是短時間所能得到，必須經過長年累月的努力，不斷積累才能打下相當的基礎。有了這個基礎，要研究一些專門問題也就比較容易了。馬克思在許多專門學問上的偉大成就，正是以他的廣博知識為基礎的。這不是非常明顯的例證嗎？

但是，有的人根本抹殺這兩者之間的關係，孤立地片面地強調專門學問的重要性，而忽視了廣博知識的更重要意義。他們根據自己的錯誤看法，還往往以“廣博”為“雜亂”，不知加以區別。因而，他們見到知識比較廣博的人，就鄙視之為“雜家”。

殊不知，真正具有廣博知識的“雜家”，却是難能可貴的。如果這就叫做“雜家”，那末，我們倒應該對這樣的

“杂家”表示热烈的欢迎。

古人对于所谓“杂家”的划分本来是不合理的。班固在《汉书》《艺文志》中把春秋战国的諸子百家，很勉强地分为“九流”，即所谓儒家流、道家流、阴阳家流、法家流、名家流、墨家流、纵横家流、农家流和杂家流。他所說的杂家是“合儒墨，兼名法”，如《淮南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等。后人沿用这个名称，而含义却更加复杂。其实，就以《淮南子》等著作来说，也很难证明它比其他各家的著作有什么特别“杂”的地方。以儒家正統的孔子和孟子的傳世之作为例，其内容难道不也是杂七杂八地包罗万象的吗？为什么班固不把孔孟之书列入杂家呢？

现在我們对于知識的分类，以及对于各种思想和学术流派的划分，比古人高明得多，科学化得多了。我們本不应该再沿用班固的分类法；如果要继续用它，就应该赋予它以新的观念，就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識的杂家在我們的思想界大放異彩。

旧时代知名的学者，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說是杂家。他們的文集中什么都有。同样的一部书，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有用，对于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也有用。随便举一个例子吧。清代学者洪亮吉，他的文集和历来其他学者的文集一样，几乎无所不包，其中就包含有他的人口論著作，比达尔文还早半个世紀。我国古代学者的文集，几乎都可以算是百科論文集，都是值得珍視的文化遺產。

現在我們如果不承認所謂“雜家”的廣博知識對於各種領導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，那將是我們的很大損失。

变三不知为三知

我們有时候談起調查研究工作，就不免觉得慚愧，深深地感到自己对实际情况了解太少，遇到別人問起許多实际工作中的問題，常常一問三不知。这种現象很不好。但是，似乎一下子又不能完全克服。因此，心里总觉得納悶。究竟怎样才能克服三不知的毛病，而做到三知呢？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問題。

首先要弄清楚：什么是三知？什么是三不知？人們往往嘴里会說：“某某干部簡直不了解情况，一問三不知，真糟糕。”如果你要他解釋怎样叫做三不知，管保他同样也是一問三不知，根本答不上来。

三不知这个成語已經流傳很久了，历来却很少有人注意去查究这个成語的来源。到了明代，有一位不太知名的学者，江宁人姚福，在他所著的《青溪暇笔》这部书里，才做了一番考证。他写道：“俗謂忙遽曰三不知，即始中終三者，皆不能知也。其言盖本《左傳》。”他不但把三不知的含义做了很明确的解釋，而且指明了这个成語的出处。